

爱情是两个人共同投入彼此靠拢的活动，
所谓柏拉图式爱情根本不存在，那是对单相思的伪装。
我搂着辛希娅说，
没灵的肉叫手淫，没肉的灵叫意淫，爱情必须灵肉结合。

.....

爱

情

爱 • 情 • 是 • 怎 • 样 • 制 • 造 • 出 • 来 • 的 •

是

怎样
制造
出来的

刁斗著



*How Love is
Made Out*

爱情

刁斗著

是

怎样制造出来的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爱 情 是 怎 样 制 造 出 来 的
AIQING SHI ZENYANG ZHIZAO CHULAI DE

作 者 刁 斗
顾 问 柳 萌 周 明
主 编 于润琦
策 划 刘 侠
责任编辑 吕观仁
封面设计 和合工作室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编 150008
网 址 www. longpress. 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 net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7.3 千字
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 - 207 - 05283 - 9/K·658
定 价 20.00 元

龙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目 录

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· · · 1

身体 · · · 53

解决 · · · 135

孕 · · · 187

梦的解析 · · · 205

父亲的花园 · · · 223

想象的可能 · · · 261

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





辛希娅常说,我俩之间这是畸形的爱情。

对她的说法我不以为然。爱情就是爱情,什么叫畸形呢,不畸形的爱情该什么样?我不知道怎样的爱情才不畸形,自然没法判断我俩的爱情如何畸形。事实上,尽管爱情这字眼像香烟一样,也时常挂在我的嘴边,但对它,我已越来越说不清楚。不过我不能说出我真实的心态,不能承认我是一个爱情的怀疑论者、虚无主义者,我怕辛希娅不高兴,怕她伤心。每逢辛希娅说我俩的爱情畸形时,我只能说,关键是爱情,畸不畸形并不重要。

我和辛希娅,不是夫妻,但偶尔同居,平均每月在一起三四次吧。我们分别是有固定期限的“留守先生”与“留守女士”:我的“留守”生活将于半年后结束,辛希娅的“留守”还要持续一年。我们的区别在于,半年后,我妻子莺莺将完成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公派进修任务,让我在沈阳家中结束“留守”;而辛希娅则要在沈阳拿到哲学硕士学位证书后,到德国慕尼黑她丈夫陆逊那里去宣告“留守”结束。

本来辛希娅可以不当“留守女士”,或随时结束“留守”生活,她丈夫陆逊说,我说,许多认识她的人都说,你非要个沈阳的硕士文凭有屁用呀,到了德国,还不就是一张废纸;你早到慕尼黑早点拿个德国文凭多好。辛希娅热爱德国,



超过了热爱美英法日，她认为德国是哲学的产床。她放弃了那些能带她去美英法日的小伙子而选择陆逊，不能说与陆逊能圆她德国梦没有关系。但那么急于融入日耳曼文化的辛希娅，在成了德意志的修补公民后，却又留恋起了家乡故土，她对我们劝她赶紧“胜利大逃亡”的那些说法非常愤慨。你们完全实用化和功利化了，她说，我拿一张中国的文凭，至少是个珍贵的纪念吧，毕竟沈阳给了我今生的事业所爱——哲学。她用流行歌曲轻薄的语体谈论她那交响乐般庄严的专业。显然，她的“留守”是自找的。

辛希娅已有六年“哲龄”，本科四年研究生两年，而且表示，她这辈子的专业定向就是哲学研究，不会再变了。没人能理解，像她这样一个天真浪漫多愁善感的女孩子，怎么会钟情于乏味的哲学——至少我觉得它是门乏味的学问。说起来，若单从一些外在的现象看辛希娅，看她的天真浪漫，看她的多愁善感，看她清澈的目光和单纯的微笑，谁都不会怀疑她学的专业是琼瑶小说。但没人能改变她的专业趣味，所有关心她的人，所有目光混浊微笑暧昧的人能做的，只是退而求其次地帮助她树立更为规范的专业形象。比如我，一般以如下内容帮助她指导她：知道吗心肝——心肝是辛希娅的乳名呢称，许多熟人都这么叫她；但她说，她在心里所接纳的可以这么称呼她的男人，只有三个，她爸陆逊再加个我——知道吗心肝，有大人物早给哲学下过定义，什么是哲学，哲学就是明白学。可像你，天真浪漫多愁善感，这跟明白学的本义相去太远；明白的本义是什么，看穿看透不动声色呀，怀疑防范刀枪不入呀，虚情假意……辛希娅比较信我的话。在她看来，她那做小官吏的父母思想落伍，她那当工程师的丈夫观念保守，只有我，悟人感世算有些深度。



不过以我悟人感世的经验，我看得出来，辛希娅即使不信我，也什么都懂，她知道，不管学哲学专业还是别的专业，叫个人，就应该洞若观火宠辱不惊，甚至老谋深算冷酷无情，这是活得明白的基本保证。可在许多问题上，懂是一回事做是又一回事，辛希娅就是个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。谈玄说理时她想得挺好也说得挺好，一箭中的呀，剥笋抽丝呀，透过现象看本质呀，全会，哪都不差；但一面对具体事情，尤其是面对爱情友谊之类蛊惑人心的东西，她立刻就原形毕露本色尽现了，又成了那个琼瑶笔下的无菌女孩，一点也不哲学。

有天早上，是礼拜日，我俩都想在被窝多懒一会，就背靠背地躺着读书。我读的什么我已忘了，我只记得，那天辛希娅读的是《进化的假说》，是她那专业里，一个十九世纪英国人赫伯特·斯宾塞的学术著作。也不知书中哪句话触动了她，我正全神贯注于我的书呢，她忽然翻身把我搂住，问我为什么许多哲学家的爱情生活都那么苍白。

“你说，是不上帝在惩罚哲学家呀？”

她又来了。

我看书不愿被人打扰，我干什么都不愿被人打扰，这辛希娅知道。记得我俩刚好上时，她就敏锐地指出，我的婚姻之所以亮起红灯，逼得莺莺快四十的人了舍家弃子地跑墨尔本去与我分居，就因为我缺少与人合作的能力。生活是合作的产物，爱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合作项目，她以哲学的方式说，合作能力强的人才会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并拥有美满的爱情。辛希娅说的对，我是不喜欢与人合作，比如和莺莺，只有做爱时才与她合作，这让她已经心灰意冷。当初莺莺没心灰意冷时，她要求我，除了做爱，在教育我们共同



的儿子刁民时也能与她有所合作，我也同意。可每回她讲完道理一递来眼色，意思是该我上阵了，我就皱着眉头说，现在这学校，哪是教书育人的乐园呀，纯粹是惩罚虐待的集中营……喜得刁民说爸，还是你理解我的苦哇，气得莺莺说滚，以后孩子不用你管。果然，她去墨尔本前，几乎按日按时地，把她不在沈阳这十八个月里监护刁民的任务都交给了我爸我妈，就差没要求我十八个月里不见刁民了。而这期间，她的包裹信函和国际长途，一率直达我爸我妈家；有时我俩非说话不可，都是事先由我妈充当接线员的角色，通知我莺莺某日某时来电话，到时候了，我去我爸我妈家接听。辛希娅把这理解为我和莺莺的婚姻亮起了红灯，也有道理。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，事情的另一面，比我年轻十五岁的辛希娅恐怕无法理解。为什么与她合作我一般表现较好呢，而且，她应该想到，与莺莺恋爱时，刚结婚时，有了刁民的前几年，我也还是善于合作的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多美妙的合作持续久了，也会让人乏味腻歪，即使是最微小的要求，也会成为最蛮横的打扰。假设真有爱情这玩艺，在婚姻之内也好，在婚姻之外也罢，倒是把合作降低到一个较低的限度时，才更容易一路绿灯。比如像现在我和莺莺这样，比如像现在我和辛希娅这样。

“你呀，又看三国掉眼泪了。”

我意识到了辛希娅在打扰我，可我对她的打扰却能欣然接受，这就是在一个较低的限度上实行合作的好处。我没皱眉头，不仅没皱，还心甘情愿地去迎合配合，也转过身来，也搂住她。这也是辛希娅认为我不再爱莺莺而只爱她的一条理由。当她打扰了我，也知道她的行为对我构成了打扰，但我却没皱眉头而容忍了她时，她就会由衷地感慨：



你对我真好,那么有耐心;可你为什么不能对莺莺也这样呢?辛希娅希望所有的婚姻都和和美美,有她想像的那种爱情,所以了解了我与莺莺合作中的一些矛盾后,总批评我。但我知道,我对辛希娅打扰的容忍,与爱情无关,只与半年和一年这两个时间期限有关。什么事情都是这样,有期能使人心平气和,无期则让人烦躁难安。至于辛希娅说我不“爱”莺莺了而只“爱”她,还建议我能像她一视同仁地爱我与陆逊那样,也不分薄厚地爱她和莺莺,我则认为,那只是她在经验欠缺条件下的局限性说法,不足为训。她与陆逊虽然是夫妻,可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,都没有她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多,从严格意义上讲,他们的婚姻尚未开始。

“三国是镜子呀,为什么不能为它掉眼泪。”辛希娅说得一本正经。

这就是说,此时在讨论有关哲学家问题的辛希娅,其实是不哲学的,我又该帮她树立更为规范的专业形象了。但我现在在看我的书,我不想一本正经地参与讨论,我希望用非一本正经把她的打扰降低到最低限度。

“你这么说当然也不错,”我的起始句要一本正经,“但你得注意,你看到的镜子并不完整,它是残缺的。像萨特,像海德格尔,就一点不苍白吧,当然还有你,也是哲学家吗,至少是未来的哲学家,可爱情生活都色彩斑斓了。”辛希娅常说她比我更有文学潜质,理由是她更懂爱情。她认为哲学家爱情生活苍白,大概也是和文学家比较的结果。

“别吃醋呀。”果然辛希娅不一本正经了,她的恋爱经历的确比我丰富。我二十五岁开始恋爱,恋爱时间一年,恋爱对象一个,就是我妻子莺莺;而她十五岁开始恋爱,恋爱时间八年,不算她二十三岁时嫁的丈夫陆逊,光她辞掉的恋爱



对象就有六个之多。“我的理由可比你充分，”辛希娅对我这第八个与她有过肌肤之亲的男人说，“你比如叔本华，比如福柯，比如维特根斯坦，从来就没有过爱情；尼采倒是爱一回莎乐美，可也就几个月，莎乐美对他还三心二意。”

我说：“别硬往一块扯。福柯维特根斯坦都是同性恋，难道异性恋是爱情同性恋就不是？叔本华也逛过妓院追过女人，在威尼斯，为个意大利的伯爵妇人，都放弃了与拜伦结识的机会。尼采就更甭说了，不光爱过莎乐美，还是花街柳巷的常客呢，折磨他一辈子的梅毒就是他从妓女身上传染的。”

辛希娅不屑地说：“嫖妓也算爱情？”

我卡壳了，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。

“即使嫖妓也算，你看看斯宾塞，”辛希娅拍拍手里那本《进化的假说》说，“他活了八十多岁，也不是同性恋，可至死都纯洁得像个孩子，连你的同行乔治·艾略特主动向他求爱都被他拒绝了。要我说，肯定是上帝剔除了哲学家的爱情腺体……”

“还有这种男人？”我动了好奇心。我的同行乔治·艾略特是十九世纪的英国才女，进入小说领域之前，曾对宗教哲学广有兴趣，要是和斯宾塞结成连理，倒也珠联璧合，声匹名配。可这斯宾塞何以……我去拿辛希娅手里的《进化的假说》。“那我倒要看看他如此牛逼为哪般，居然瞧不起我师姐……”

“这上没有，”辛希娅说，“这是他理论著作，他私生活，我是从他传上看的。哎，你要有兴趣，下周我给你带来。”

“好好，只要不是同性恋，我倒要见识见识那不需要女人的男人什么模样。”



“是爱情。”

“行，见识见识不需要爱情的男人。”

二

他们是在那个名为“异性相吸”的聊天室认识的，她的名字是“女硕士24”，他的名字是“有感而发”。

在“有感而发”出现之前，至少有十个人一拥而上地和她搭话：小妹妹你那么大的学问是不长得丑呀？/我是博士，是性生活婚外恋方便的博士？/你好，能聊吗？我喜欢有才学的女士。/亲爱的，给我当老师好吗，咱们共同做性学实验……像每次来这种成人话题聊天室一样，她照例没反应，不回答，只看分屏框里别人打给她的话和屏幕上别人与别人放肆的公聊。不过，没反应不回答并不就证明她讨厌它们，不习惯那些野性勃勃的下流话和机巧活泼的俏皮嗑；不，听它们看它们都没关系，她只是没勇气说它们写它们。现在就是这样，面对它们，她不时会被逗笑，会脸红，甚至身体会出现某种反应。但她恪守自己的上网纪律：非节假日不参与聊天。

是“有感而发”的出现让她违纪了。

“有感而发”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名字，不足以让人眼前一亮，它刚进入她分屏框时，她也没想搭理他。她来“异性相吸”，只想看个十分八分的，这时十分八分已经过去，她都要下网了。可她之所以后来接受了“有感而发”，一来因为“有感而发”发的是“连发子弹”，而她又要下网了，觉得这天虽然不是节假日，但“有感而发”的交流愿望那么强烈，若一句话不说就离开，似乎不够礼貌；再一个，“有感而发”这名





字也不像“寻找出墙杏”、“让你爽”、“又粗又长”以及诸如此类的名字那么过分，她打个招呼再离开，应该说不算背弃她自定的上网守则。

“有感而发”的“连发子弹”是这样射过来的：

“你好，一个只有学士学位的男人向你问候……/为什么不说话？也许我们能聊得来……/我长你十岁，我自信我在好几个专业里都有硕士水平……/我是学中文的，喜欢文学艺术哲学……”

也许“有感而发”的哲学击中了她要害，她几乎下意识地回了“你好”，然后又就他对她所学专业的询问，回了“哲学”。

“谢谢你的回复，我们谈点什么？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，孔孟还是老庄？”

“随便……我要下了。”

“别，再呆会吧，时间还早。”

“我得看书了。”

“也许我就是本书。其实每个人都是本书。”

“那，你说吧。”

“你的专业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？古典哲学还是现代哲学？”

“我不想说得太具体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尽量少发问。”

“谢谢。你，会对对子吗？”

“对对联吗？我——可以试试。”

“烟因火成乃烟火成因”

“这考试……”

“换一个？”



“别，媚眉女画即媚女画眉”

“太棒了！”

“烟因火成乃烟火成因，媚眉女画即媚女画眉。这工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但真的挺好。”

“再出一个。”

他们就这样聊了挺长时间，约一小时。一方巧妙地逐步发问，一方被动地了解对方和介绍自己，最后分手时，他们对对方的基本情况便都有了大致了解：他，男，三十四岁，住大连，已婚，有个女儿，某政府机关公务员，身高一米七八，体重七十三公斤；她，女，二十四岁，未婚，住沈阳，某高校哲学硕士在读研究生，身高一米六六，体重五十二公斤。

“把你的伊妹儿或电话留给我好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能……”

“那我把手机号告诉你好吗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不能挂。”

“没关系，那明天这时候，还在这‘异性相吸’见。”

“看情况吧。”

“别，我们聊得这么好，多难得呀。”

“是的，我尽量。”

“我希望你珍惜，我肯定值得你跟我聊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我叫单冬青，能告诉我你名字吗？”

“我叫，辛希娅。”

“好的。明晚见辛希娅。认识你我非常高兴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祝你好梦。”

“me too.”

“8 8”

“8 8”

三

辛希娅平常住校，偶尔回家，回爸妈家，她自己没家。在住校和回家的间隙里，她一般一周至十天来我家一次，一次住一两个晚上。她两次来我家的间隔时间最短不少于六天，在我家留宿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十六小时。我俩以这样一种不松不紧的频率交往，倒不在于她学业繁忙或爸妈约束，而在于我对那种若即若离交往方式的喜欢和接受。辛希娅学业不忙，爸妈也不约束，我们若想一周在一起住七个晚上，也做得到，但我不想把我们变成准夫妻，为此，在我们认识之初，我对我们的交往频率就有意识地做了控制。开始时辛希娅对我的理智甚为不满，她不明白我为什么总要对她的到来推三推四，她甚至怀疑我还有别的女人。后来她就理解我了。她看出我是真喜欢她，但即使真喜欢，我也不愿多受打扰，这是我的合作原则。进而，她又习惯了我的方式并且也喜欢上了我的方式。

这天辛希娅来我家时，带来了厚厚的《斯宾塞传》。她说图书馆的这本书只有三册，都借出去了，现在这本，是她求一个自己有这本书的同学现从家里取来借她的，她要求我一定小心点看。这又是辛希娅性格中那个不哲学部分的本色表现了。她总是这样，有时候，很大的很重要的事会忘得干干净净，而很小的很无所谓的事却能办得认认真真。上回言及斯宾塞时，我不过顺口说说要了解一下那一辈子





不近女色的英国男人是怎么回事，辛希娅就认真上了，费尽周章地将《斯宾塞传》借了来。其实我没时间操心斯宾塞，即使有时间，我对压抑感官的人也向无好感。可她把书带来了，我能不看吗？趁辛希娅在厨房做饭，我草草翻了几页这本厚书，觉得行文琐碎，内容枯燥，就放下了，只等着赶紧吃饭赶紧上床赶紧与辛希娅合作。转天辛希娅回了学校，《斯宾塞传》留在了我家，我连续几天总与它照面，却又读不进去，就觉得挺对不住辛希娅的。后来，为了辛希娅再来时我能对她有个交代，从周三晚上起，我放下手头正写的东西，找出我书架上的两本《乔治·艾略特传》，两相比对着读了起来。既然艾略特喜欢过斯宾塞，那我了解艾略特也就等于间接了解斯宾塞了。

我手头的两本艾略特传，分别出版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，一个作者是英国的男教授，另一个作者是美国的女作家。他们在书中都提斯宾塞了，但前者仅说斯宾塞和艾略特都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，算老乡吧，是一对好朋友，斯宾塞极为推崇艾略特翻译的德语著作《基督教的本质》和《耶稣传》；后者倒提及了艾略特曾向斯宾塞求婚的事，不过只有寥寥数语，是没有详细描写的客观报道。两书涉及斯宾塞的文字，加在一起不足两页。

我把两本合在一起近六百页的艾略特传匆匆浏览一遍，又接着去写我该写的东西，辛希娅再来时，我忙得说话都没空，自然与她合作的时间也只能推迟。我让她先睡，我说我没准要熬个通宵。幸好我手头的东西做得挺顺，没用通宵，我就关掉电脑离开书房了。看看表已凌晨三点，为了别惊扰辛希娅，我蹑手蹑脚地走路，小心翼翼地洗漱，开卧室门时都不敢喘气。可我多余了，卧室的床头灯依然亮着，



辛希娅坐在床上，正倚枕披衣蜷着身子看书呢。她听到门响抬了下头，我看到，灯光照耀下她泪眼婆娑。

“怎么了心肝？”我以为她怪我冷落了她。“我这稿子挺急……”

“斯宾塞晚年对朋友说，在感情生活上他很满足，他爱过……”辛希娅手里捧着的是她早已读过的《斯宾塞传》，
“他这么自欺欺人，恰恰说明了他心里多苦……”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她又可怜她同行呢。我过去抱她吻她眼睛。要是别人如此自作多情地杞人忧天，我一定会不闻不问，若必须闻问，也要附带几句冷嘲热讽；可她是辛希娅呀，对辛希娅这个无菌女孩，有时我很难直来直去，一剑封喉，尤其在凌晨三点这样一个时刻。我抱她一会又把她放开，郑重其事地说，斯宾塞没有自欺欺人，他不仅执着地爱过，也得到过别人的爱情，他有资格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感到满足。我知道我这样说辛希娅会好受一些，她太善良了，她愿意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她所理解的幸福与快乐。而现在，如果斯宾塞幸福快乐了，我也能幸福快乐地和辛希娅合作一场，然后美美地一觉睡到中午甚至下午。

“唔？”果然，辛希娅眼睛亮了一下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乔治·艾略特告诉我的。”

“瞎编。”辛希娅的情绪又低落下去。“她爱过斯宾塞不假，可斯宾塞不爱她呀；再说了，她很快不就和她的乔治好了吗。”

“你还挺了解艾略特呢？”

“我不了解她，我是看她跟斯宾塞求过爱，就找来外国名作家辞典看了她条目。”

“你不了解就好。”不过这话我没说出声，我说的是，“你